台學統

台學統卷十八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六　杜氏學二中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中

遺書

經筵講義三卷見宋史本傳當入羣經類浙江通志入別集類今佚

進講故事五卷見浙江通志黃巖縣志入史部今佚

杜右相外制三卷見浙江通志制誥類今佚

杜右相奏稾十卷見浙江通志奏議類今在清獻集中凡五十五篇

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見宋史本傳今清獻集中有詩四卷文五卷

清獻集二十卷 同治庚午署黄巖縣知縣孫憙重刊板藏九峰書院

簡明目錄云凡詩四卷文四卷奏稾十卷書札一卷而附行狀之屬爲一卷範耿直敢言其風裁幹略具見於奏稾之中詩文雖非專門亦具有體格

四庫全書總目曰史載範所著古律詩五卷今此本四卷又雜文六卷今此本亦四卷又奏稾十卷今此本十卷又多書剳一卷又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今此本俱不載而有行狀本傳祠記等一卷列於卷首 按無行狀有黄震脩史傳 其爲二十卷蓋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矣範有公輔才正色立朝議論鯁切其御史時累劾李鳴復等行賄交結之罪鳴復卒以去位其守寧國還

朝時又極內憂外患之交迫而勸理宗以屏聲色遠邪佞言多切摯及其為相前後所上五事及十二事無不深中時弊雖在位未久而沒不能大有所匡正然奏議散見於集者大都悱惻懇到足以徵其忠愛之忱矣

杜清獻公集後序九

瑞安孫衣言劭聞撰　遜學齋文鈔

往歲予在杭州為黃巖王子莊棻求杜清獻集幾一年不可得今春予與子莊先後至京師而予同年御史錢犀盦桂森富藏書問以清獻集犀盦有之亟取以示予子莊喜甚既手錄副本因復求予書其後曰清獻當南宋理宗之初崎嶇侵削之餘民窮而財盡兵弱而敵強其勢固無可為矣而清獻以疏賤新進為國昌言凡

宮府內外是非邪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忠肝古誼若必欲使宋易危而爲安易亡而爲存者而當時史臣亦謂其三河之役卒抗元兵而邊將孟珙等亦皆洗心聽命則可謂用之而效矣使理宗早聽其計而鄭清之史嵩之等羣小人不相齮齕宋亦未嘗不可爲也然則國家之勢苟未至如南宋削弱之甚顧一切置之不爲或反恣肆酷烈自速其禍豈不可惜也哉古今數千百年亂亡之數可謂亟矣然其所以由治而至於亂由亂而至於亡則漢唐宋以來未嘗不如一轍余讀清獻之書所謂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

於私費至於言賄賂之弊則以爲旁蹊曲徑競致奔趨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刺探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而論臺諫之失職則文以爲迎合時好循默備位自壞紀綱徒塗耳目其言當時禍敗之繇若南宋爲尤甚然試由宋上推之以至漢晉由宋下推之以迄遼金元其叔季潰敗之政蓋未有不出於所言豈天之將亡人國則必先奪其鑑耶抑人君狃於治安習於淫佚戒懼之心日少嗜慾之蔽日深其顛倒惑亂必至於是耶嗚呼豈不可危也哉然予以謂理宗之時宋雖已危而猶有骨鯁幹略之臣如清獻者感慨憤發維持補救於其閒而理宗之於清獻雖其英斷不

足以用之而始終敬信亦誠有庸主所不及者使後世阽危之際遂無清獻其人或僅有之而擯棄摧抑惟恐不及則其取禍更何如耶嗚呼以清獻之賢當時之人至方之司馬文正而清獻之自命亦實有不在文正下者文正當哲宗之世卒能以道輔成元祐之治利澤在生民威名震敵國而清獻當理宗之世未能少究其用至於爲相僅八十日而薨人才之幸不幸不能相强固如此耶而猶幸其遺書之存可以考見其深謀遠慮忠言苦口之大略使後世之人主知當無可爲之時苟得其人未嘗不可以有爲而獨患一切置之或恣肆暗烈以自速其禍也然則清獻之書豈獨南宋前時之言也

哉同治戊辰瑞安孫衣言書於京師

杜清獻公集跋　後學王棻撰

右杜清獻公集十九卷附錄一卷蓋明人舊鈔本爲泰州錢馨伯侍御所藏而瑞安孫琴西師假以眎余亟錄副本以歸凡三百八十葉云始余考吾鄉先達之德業文章未有如清獻公之盛者求其遺書二十餘年而未得見今歲計偕入都槐市鄰廚搜求殆徧無能知其目者既而禮闈報罷方欲促裝南旋驟見是書如獲異寶遂淹留旬日走筆迻書復屬同人分卷繕錄而卒業焉舊本訛脫頗多稍加校正其無攷者闕之且將壽之梓嗚呼以清獻之德業文章冠絕當代至今才六百餘年

而遺書之在天壤者已不可多得則失今世六介之士
道德不積於躬功業不被於鄉文章不及於古人不名
於天下而欲以干祿之餘稍涉古書略窺著作輒抒其
得哀集成編將以傳播藝林垂示來世豈不難哉夫文
章者道德之枝葉功業之輿隸也進德修業則斯文在
茲矣然業必因時德由自立誠使今之學者明道立德
能如清獻則功業爲緒餘文章爲土苴其傳不傳固無
藉乎此也況其文亦必無不傳者邪若第求之於文而
以爲若者足傳若者不足傳則如清獻之文淵茂條達
氣體豐潔而其奏議諄切懇到忠誠溢於楮墨尤有不
可及者乃傳之六七百年遺集幾於泯沒況乎文之不

逮清獻而德業又無所表見者邪余既錄清獻書因書之以自警且以告吾鄉同志諸君子焉同治七年歲在著雍執徐閏四月望黃巖王棻謹識於京都楊梅竹斜街之寓舍

杜清獻公集補遺一卷附錄一卷佚篇攷一卷

後學王棻輯補遺文二篇詩二首附錄詩十四首文三篇佚篇奏稾四十三首書劄雜文十餘首篇目可攷而文佚矣

杜清獻公集校注一卷

後學王棻王詠霓同撰

杜清獻公年譜一卷

後學王棻撰今錄其略於上卷

清獻集校注序　王棻

杜清獻公集刻既竣而吾友子裳歸自甬上得南城呂氏賜書樓寫本殘帙爲雍正丁未西圃蔣繼軾氏用刻本手校者因據以校此本則脫葉三異同數百字多可以證錢本之失惜卷二以前不可得見其訛脫尚不知有幾也既而歸安陸存齋觀察據所藏明刻本手校寄示則第一卷之首卽有脫葉而送趙寛堂詩而下又錯二葉三卷以後則與蔣校略同乃歎前此之亟於付梓而不復博訪當世藏書之家是正闕誤爲可笑也子裳既據蔣校重訂復刺羣籍疏通證明可謂清獻之功臣

而卷五以上則余以存齋先生所校補訂其自三卷以後頗亦拾子裳之遺而芟其複冗爲清獻集校注一卷大旨妄欲發明清獻之道用爲鄉邦後死之資至於文字異同無關宏旨蓋不多及復取舊刻校勘記掇其要者附之此卷其餘魯魚亥豕之辨概從刊削不復載焉嗟乎非勤西先生之廣爲蒐求則不獲覩此書之美非存齋觀察之勤爲寄示則不能訂此書之全非子裳同年之好學深思參互考證亦安能發予固陋相與覆審而箋釋之邪昔之人爲學所以必求賢師友也豈不諒哉光緒三年丁丑首夏晦前二日黃巖王棻書於中山書院之大雅堂

重校杜清獻公集跋　黄巖王詠霓子裳撰

同治戊辰予友子莊王君自京邸借鈔杜清獻公集二十卷蓋秦州錢太史收藏本也越明年出以示余爲補校如右庚午冬日余客四明復得南城呂氏鈔本十七卷缺卷首及卷一卷二卷中有雍正丁未西園蔣氏手校字凡蔣校皆朱守據刻本改補闕以意是正蔣按蔣名繼軾江都人官翰林自號拜集老人蓋專力於丁部之學者補遺訂誤爲力不淺亟以重值購歸則王君鈔本業授之梓刻垂成矣余歲束裝北上攜諸篋笥因即初印本覆加校讎凡補缺葉者三增刪改乙將數百字繼以赤城論諫錄所載奏議十七首互相審定又攷之正史參以野紀別集於公之出處時事略爲箋釋於是乎是書之

傳庶曰可讀惜余所得者尚缺卷二以上不敢謂頓還舊觀也清獻公之劾在史嵩之去國之後而赤城志以爲嵩之所齕此大誤也攷篔窗作志止於嘉定癸未是時杜公尚未爲少監下距淳祐乙巳差二十餘年而今本所載有除侍御諡清獻等語皆後人羼入非陳氏本書證一竹汀錢氏跋以爲明人後增按謝志斷自嘉定十七年始於杜公已別有傳決不妄增數語疑此爲元章嘉脩天台郡志時羼入宋史程公許奏言漢弼之死固可疑範之死人言已籍籍元杰暴亡口鼻四體變異之狀使人寒洟不已似都堂會食事或有之然徐右史之亡或以爲中暑見續通鑑考異是當時法官已無定讞則所謂人言籍籍者亦一時傳訛之說證二續通鑑書四月丙戌公

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越一日而薨則公既以疾解機務嵩老雖殘忍決不毒罷官致仕之人證三黃東發戊辰脩史傳謂公雖在疾疢不廢機務與宋史言力疾入覲者合按本集中相位奏劄屢言疾病凋耗暈絕分眩遺溺不知蓋八十日中無日不在疾疢則疾革而薨決非暴卒證四余友董覺軒沛言清獻決非嵩之所酖宋季說部如癸辛雜識等書詳紀史氏之惡亦無一語及之且公為相時史已歸處元矣宋史理宗紀不載而宰輔表於淳祐四年不書嵩之終喪五六年不去嵩之名大非有是四證而公之鞠躬盡瘁公爾忘私出處之際昭然若揭矣謝氏赤城新志謂公與金華王柏實相為師友故其道德勛業有如此者按謝氏欲尊杜公而不自知其誤也杜公之學出於南湖與晦翁若親謦欬

案按此說亦未盡確辨見上篇其行輩視魯齋為先公為朱子再傳之學朱子門人黃榦傳於何基基傳王柏則魯齋已為三傳魯齋以寶祐二年至台在公既歿之後公集中亦絕無往來訓唱之語是新志所言竝無左證致清獻之門人玉峰車氏與魯齋實在師友之間每有論著魯齋輒驚服之蓋新志誤以玉峰為杜公矣失以公之立德立功昭垂史冊而赤城新舊志所書且有不能無誤者則甚矣為志乘之難也雖然不校公之集無以訂新舊志之訛邢子才有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其信然哉辛未仲春望后五日邑後學王蜺書于宣南寓齋

遺詩四卷二百八十餘首今錄十四首

某月某日有感而書　四言

懶不可恃鈍宜自强詩酒荒嬉恐暴汝良我日衰憒賴汝以張安肆日偷古訓洋洋我與伯氏短檠夜書矻矻待旦我所不如每一念之抆涕痛乎嗣而昌之其後人歟

耕甫歸書約信五字爲別　四言五首

氷失其防一決莫止人心惟危殆亦若此曾子之守愼習在是以約失之蓋亦鮮矣

實之謂信言與行果言有不實自喪厥我誰其掩之不善已播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丁丑別金壇劉漫塘七首　錄四

黃綺避世翁萬乘輕商顏翻然爲羽翼國本安泰山出處義與比盛衰世相關懷古誦考槃令人欲長歎

詞章道之華於世非小補施之非其宜文繡被泥土自昔重立言一語萬鈞弩誰其厭來者是非實千古女蘿去長松藉藉紛委地矇瞍辭詔相十步九顛蹶弱昧慙陋質先生未終棄再拜願有聞服膺敢失墜

人生玩歲月世事變朝暮三年在門牆一日泣歧路窗前長新綠生意自呈露願君日强飯安排濟時具

送耕甫弟赴補

所性常存存危者惟人心子才秀吾宗一歎凡馬瘠俊快恐易蹶謹勿輕千金賢關集多士轡策方駸駸功名

亦漫爾培護在資深我嘗評京華眞是穢濁林緦約稍自寬一縱不可尋蚤夜念倚門翼翼如有臨亟歸慰慈抱毋浪花邊吟

耕甫弟寄示秋懷二章宂不能皆和次韻後章謾見愛助之意

杜曲傳詩書百年植門戶汝少秀而賢中上期可語胡然織錦機未半已投杼謝彼游冶徒前功尚可補嗔身泥滓中起穢實自取細讀玉汝章此意可近古凡物甘以壞其成在堅苦要須心自鞭勿以言浪許它時覩厥成一笑相爾汝

書于立齋自戒并示諸子

晦以昭明德怯以成勇功用拙巧莫尙持靜動攸宗惟
柔養眞剛自下升穩崇虛可使實積小乃與大道守約
博有歸味淡甘無窮萬理以是觀一心須自融戒哉驕
與盈外强中空空

詹世顯老丈舂米爲贈時有張老之子擕其父詩求月
助即以詹米轉饋之詹丈以詩送米和其詩
歸來兩見春戴耜老矣陳人姚髦士書生活計常苦拙
瓶粟屢空固其理石莊好義無不爲獨將飽腹念朝飢
擔石賴肩來叩戶要轉兒曉成歡嬉此賜何敢望此老
況有新詩非草草再拜爲之驚且悲錦章玉粲鬬新好
我貧猶有稻粱謀更有貧士需麥舟爲君乞與君然否

樂施渴討誰家留

有感

捧檄來茲邑勞勞兩載餘親庭千里隔家信十分疏有婦聞多病諸兒盡廢書低檐秋雨滴點點正愁予

繼和嚴君壁上韻

山舍榱楹朽蠹餘塌來小圃作閒居推移寧免人閒世灑落還同心地初鷗鷺齊盟忘物我薜蘿交翠映簪裾恭惟不負傳心印已把浮生付六如

恭謝侍讀仁皇訓典徽章御賜杜工部紫宸殿退朝口號詩并鞍馬香茶　三首錄一

丹地從容接細氈豈徒口耳謾周旋帝王家法出心法

典策言傳以道傳章徹誦筵天意悅恩隆賜典露華鮮
禮文稽古皆成憲主德由斯志罔愆
遺文五卷八十五首補遺二首今錄七首

寧國府增建韓文公祠記

載孜舊聞追存往哲像而祠之以植聲教行於有司非飾具崇美也謝公嘗守是邦風流遠矣李仙相望數百載游於斯歌於斯其媿美竝祠也宜邦人讀二公之詩載瞻遺像肅容知敬然昌黎韓公就食之地而祠顧未及焉何耶客有爲予言者予亟閱其書如復志賦歐陽哀辭第曰江南而示爽詩首指郡名蓋是邦公有別業在焉其祠尚闕豈昔人偶未之考耶公之文辭上接先

秦爲千載模楷余未暇論䙺其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孟軻氏而無傳非確見道統何能截爲定論若此斬斬也竊前甕超孤舉講習是專實昉於是其痛抑釋氏以續七篇之書卓然以斯道自任後學聞風師仰而是邦未祠豈非其所大闕耶功在斯文宜祠于學已列從祀或謂匪宜遂卽謝李之祠而三之俾邦人敬事久久無射像旣成率郡僚酌酒奠拜且爲歌以侑之歌曰

大原自天兮匪人曷傳孟氏旣歿兮寥寥千年卓有人兮鉤深纘玄豈無詞華兮孰究淵源絕彼羣飛兮矯翮孤騫以道自任兮力與孟肩異端辟易兮聖緒昭懸祠

之斯堂兮光溢二賢敬亭之岡兮連際宛陵之流兮縈旋有翼其臨兮儼然瞻遺像而讀遺編嗟此邦之人兮其毋怠忽

跋楊慈湖爲陳孔肅作脩永室記且自爲之書

孔肅名室之意深矣蓋知道遠難至而欲勉强力行以致悠久不息之功也慈湖廣其說至無思無爲之妙其旨幾于過高且修之爲義似亦未之及然觀其字畫端嚴清勁使人望之懍然亦足以見其所存不惰而隨寓有則學者因是以收斂此心而日加存養焉豈非所謂修己以敬者耶孔子曰俛焉孶孶斃而後已余與孔肅尙其勉之

題晦翁書出師表後

余自少讀出師表輒為之喟然感涕嗚呼世無忠臣志士坐視國家之傾覆而莫之救也悠悠千古此恨何窮今觀文公之字畫飛動其一時慷慨激烈之氣尚可想見使九原可作捨二公吾誰與歸嘉熙己亥立秋後十日京兆杜某書于宛陵郡齋

跋韓仲和尊人墓銘

韓氏世載忠烈今之居會稽者尤以清德著藏山隱處不仕而好修義以教養其族仲和仲容其從弟也事之如父師會守宛陵仲和以王事留者閱歲暇時從容道其所學與平生立作大概既又出其先大夫銘文示余

蓋慈湖楊公之文之筆也且言曰先君子受教于靖春劉先生得賓之一字爲終身受用蕺山宏之以行于家而吾兄弟得以謹守勿墮余聞之肅容起敬嗚呼天道流行物與无妄人之生天之賓也棄其所以生而憑虛以欺世飾假以幸功其不致喪德敗事者幾希余于仲和之言固知韓氏之昌未艾也于是乎書

跋劉漫塘墓銘

余曩尉金壇獲拜公于漫塘之上不旬日輒一往往輒留每從容尊酒抵掌極論古今上下凡持身居家莅官之要皆究極其指歸而參稽其援據退而充然有得殆若飫甘鮮而懷珠璧也去金壇迨今三十餘年公之風

裁愈高朝廷之尊顯愈至天下之仰望愈不可企及一代偉名流芳無極而予碌碌周行塵出块入恐終不與于庸人糞聞砭劑以起痿躄則九原不可復作矣又未知尙能不負疇昔之教他時不復媿公于地下否也讀蒙齋銘文爲之雪涕而書時湻祐改元六月既望天台杜某

跋鶴山書季制置墓及實齋銘後

鶴山書云有宋公忠廉直季公之墓實齋于四字各爲銘

季公威信著於兩淮余昔也聞其名恨弗及見今公之季子來尹嚴邑介然清白之傳余與邑人均拜公賜一

曰示余以鵠山之篆實齋之銘俾余書其銘將併其篆以鑱諸石顧何敢辭竊謂四字之義各有攸屬而大本所係唯公一字耳公仁之則義之與也私意不立一循乎正亦安有不盡其心而或陷于貪且枉者哉仲子伯宗不足爲公道而事君一念亦加令尹子文一等矣以二公之品題余益恨昔之弗及見也淳祐甲辰秋七月既望立齋杜某書

祭少監劉漫塘文

嗚呼紛彼有生閒出爲材充以其學用世則宜跅弛不羣若足有爲詭遇獲禽殆失其馳博聞多識古人與稽畫地作餅慮難療飢蓬蒿不作吾誰與歸猗歟漫塘斯

其儔儷受材於天亦旣瑰奇刻意汗簡鉤玄索微忼慨論事動皆中機自任以重毀譽不移少年莫辨纔露囊錐厥聞四揚荐墨衣韭曷不華國曷不論思曷不鳴玉密勿天墀顧當盛年牢敝煙扉超然物表山巔水湄譬彼大木絜之百圍旣繩旣削宜棟梁施孰作室者於彼道謀乃棄弗視而拾栒榱端平親政弓旌屢貽天子徯公扶顛拯衰高臥不起蒼生其咨凜凜清節終始莫疵公豈矯激果於世違孔易者道孔艱者時嗚呼公官雖詘公德則巍公身雖隱公望則丕施於家庭井井怡怡施於里黨捍患振饑君子爲善曰公我師小人爲惡懼公我知潛孚默感聲業振輝較彼在列孰成孰虧嗚呼

四海茫茫同心爲誰胡一見我交臂不疑三載尉曹鍼
疾砭癡謂我可教逢人說斯我戇且懦爲剖毫釐佩公
誨言生死以之二十年閒出處差池慶勞之櫝亟往亟
來厲我去國僻居海崖音問曠絕浸踰二期倏有來告
公病瀕危謂當有閒繼傳其萎或者謂公憂世歔欷痛
心傷和藥不可治其有是耶問天遠而嗚呼哀哉諸老
凋謝時事日非恃有典刑人尙不逃百川橫流砥柱砭
其今其已矣人將疇依我之哀慟夫豈爲私世道之憂
海內之悲我叨誤渥出守江圻相望百舍阻遊總嫩奭
匆走酹盡心矢詞魂而有靈尙其鑒之尙饗

台學統卷十八

台學統卷十九

黃巖王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七　杜氏學二下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下

奏議十卷五十五首今錄九首

軍器監丞輪對第一劄　端平二年秋

臣草茅書生竊第奉常幾三十載區區愚忠無由自達遭逢聖朝聿新庶政一介滯遺亦與甄擢進之周行今幸當輪對正小臣竭忱報上之日其敢或有所隱以負不忠之罪惟陛下垂聽焉臣讀易繫辭曰易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夫天道人事未有運而不窮者變而通之斯不窮矣其道存乎其人故否之上九曰休否大人吉蓋謂非大人則不能轉否而泰也剝之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蓋謂非君子則不能轉剝而復也至于上卑巽下苟止則爲蠱蠱者弊壞之極也而有元亨天下治之象其繇辭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甲者事之更端也先甲以究其弊之所以然後甲以慮其弊之將然周思曲防動而必當則弊革而事立矣夫窮而必變者勢也窮而能變者人也人不能變而聽其勢之自變則天下之故可勝道哉陛下以爲今之時何如時也豈非否而欲泰剝而欲復大壞極弊而爲蠱之時耶三四十

年權臣擅國百蠹交潰自陛下親攬大柄召用正人天下延頸企踵而望更新之治且兩年于此矣而紀綱之蕩廢者未修政事之苟翫者未飭風俗之頽靡者未振氣象之凋殘者未復楮輕物貴國匱民貧軍伍干紀而遠邇效尤邊備單虛而中外凜凜弊端糾結有不可爬梳之勢壞證捷出有不可調持之憂而上下方且苟安玩愒歲月以憂時為張皇以慮患為過計以振職為生事以持正為好名天下大勢如寄扁舟于瀰濤駭浪之上維楫不固篙師不力而安坐以幸其善濟蓋亦難矣陛下更新之志非不勤也朝夕更新之令非不多也天下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陛

下亦嘗深思其故乎夫新教條易新風聲雖新觀聽易新心術難以一時之教條聳天下之觀聽而無以行鼓動之風聲變積習之心術是無異飾屋之陋以丹雘丹雘雖新而屋猶故也飾人之羸以衣冠衣冠雖新而人猶故也若是則蠱何由而治而否泰剝復之機將轉移之以人耶將一聽之于勢耶臣愚竊謂致弊必有源救弊必有本本源之不究而漫曰革故而圖新是以弊易弊也天下之理天命之所不能違人心之所不能異者曰公而已矣公則正大而明遠私則偏狹而滯暗公則兼聽廣覽而是非洞見私則好異惡同而利害莫察公則剛毅有執而果於徙義私則依違不決而制于兩可

公則確意循賞以圖事功私則苟焉徇名以為觀美公則隨其所施而人情允協私則一有所為而異議並興公之與私蓋世道理亂之所由分也積三四十年之蠹習至于浸漬薰染日深汩溺潰而為百孔千瘡有不可勝救者考論其故雖不止一端推究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為之志而適當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懲其弊源而痛加滌濯使私意淨盡公道大明則變而通之本無難者不然病根未除而隨證用藥藥雖屢更何補于病臣兩年間所覩聞者雖未必盡然而臣愚不敢有隱試為陛下一僭陳之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為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私怨之藏天命有

德而或濫于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于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昵于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于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猶有未去也和衷之美未著同列之意未孚紙尾押敕事不與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于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于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清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猶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是以賢能不見于實用而流俗足以移人居論思獻納之地或以循默而充位處彌綸省闥之任或以刻薄而結知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風采之日爍有官守者不得其職而

吏姦之日勝監司無澄清之志而貪俗未弭守令無撫字之勞而民生益困任遴陞之寄者視單賫之要而不以實上聞誇稱提之能者飾楮券之直而惟以虛取譽上下相蒙類皆欺罔至于事之相關者則挾詖詐以啟紛爭勢之相敵者則懷嫉妒以謀沮害朝廷方恃以為屏蔽而彼乃自相為仇讎私意橫流上下充塞大抵以便文自營為入官之計以乘時射利為進取之能以辭難避事為保身之哲各身其身各家其家則陛下將孤立于天下之上矣豈不危哉此私之一字所以為致弊之根源而枝葉之蔓延末流之氾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弊源之未去而徒摘其一二政事之失更張而易置

之朝令而輒變屢行而輒止無益于更新之政而徒以失信于天下而生亂階也𦁛也以苟且致弊而令也以苟且革之𦁛也以具文致弊而令也以具文革之𦁛也以因循致弊而令也以因循革之𦁛也以欺誕致弊而令也以欺誕革之是謂弊益弊也何革之能爲是以上輕于出令而威信不立下輕于玩令而朝廷不尊天文變于上人事乖于下民心日搖國勢日危陛下之臣誰與領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流涕而長太息也臣願陛下克己寡欲側身脩行不以富貴爲可樂而所畏者天威不以威福爲可恣而所奉者天道體乾德之剛健而無一毫牽制之失行王道之正直而無一毫𣪠累之偏廣

聰聽以防壅蔽采衆論以定是非勵儁賢之意以斥虛美行謹審之令以立大信毋徇流俗之見以疑君子毋求目前之快以用小人洗此心以主公道正此身以行公道脩明此綱紀政事以大布公道方今爰立並相揆路更端亦轉移世變之一機也若拘攣退沮復循故轍則天下之政殆將不復新矣矧國家多事內阻外訌鎮定綏輯惟在輔相既同心于忠愛亦何分于事權宜相與協力併智掃除宿弊擴然大公以公是非進退人才以公好惡大明黜陟以公議論脩廢補弊以公利害扶顛持危毋有纖芥之嫌以來讒人交鬬之口毋為形跡之避以墮中書積壓之務此正今日之所當先者且論

道經邦宰相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宰相事也今乃下行有司之事而尤侵銓曹之官州縣之美職京局之猥任悉歸于堂除又有堂除撥下者亦占爲堂差此姦臣招權之術市恩之門聚利之途因仍不改以致今日瀆亂朝綱滋長吏蠹莫甚于此祖宗朝雖六院亦隸銓選今縱未能遠跡前憲亦宜近考孝廟朝凡不繫堂除差遣皆令銓曹依條注授妙選天官長貳使率其屬以綜核人才不惟可以息奔競之風塞僥倖之路而宅揆之地文書不至委壓庶可以清心省事與其同列講明至計以安社稷擧用賢俊以起事功此尤今日之所當先者然後訓飭庶官布告中外明示意向立之風聲以

洗天下積私之習以回天下嚮方之心其他蠹弊之所當革事功之所當舉者毋徇偏見毋急近功必深思夫先甲後甲之義圖其始必究其終規其得必計其失慮患之必先預防之必審則治蠱之道得而否者可泰剝者可復也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貼黃

臣竊謂近者召用儒臣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蓋以人之一心萬事主宰故欲闡先賢之格言大訓以切劘陛下之心術爲建事立業之基此正大臣格心事業雖施之于用未覩厥成此當責之于用功未實故成效未著不可以其言爲清談無益實用而

欲委而棄之也竊聞近有好議論者從而詆訾訕笑之是將以不致之知不誠之意不正之心而欲有爲于天下萬無是理陛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薄儒學之意而姦諛嗜利之徒偷爲一切以撄取陛下之富貴者乘間而售則人心失而國本搖天下事去矣此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之所係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亦崇儒學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徒資誦說以事美觀而卒墮或者清談之譏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棐謹按清獻之學唯在公實二字故首舉以告君蓋公則心正實則意誠此即大學明德之旨實爲大臣格心之事孟子所謂大人者清獻其庶幾矣至貼黃所言則爲眞西山進講大學衍義發也

入臺奏劄　端平二年十二月

右臣一介迂疏誤蒙聖恩拔從庶僚寘之臺察自維力
緜責重兩具控辭天聽弗回黽勉拜命旣在言責其敢
顧私畏縮以負陛下親擢之意抑區區有當先陳者臣
竊見曩者權姦擅國所用臺諫皆其私人約言已堅而
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
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爲臺諫痛矯宿
弊斥去姦邪改聽易視于旬日之閒烝烝然有向治之
意然舊習猶未盡去意向猶未昭白廟堂之上牽制尚
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
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罷尚新而已頒
除目汰去未幾而反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

者日以鑠而朝廷紀綱替之漸起者日以弊國論未定
治功不立職此之由令陛下一旦更易數臣以任風憲
之責更欲一心臺綱以仰副勵精之意若欲其迎合時
好循默備位是自壞其紀綱自塗其耳目聖明圖治夫
豈其然亦非愚臣事陛下之職分也臣望陛下斷自聖
意明詔大臣力除同護調停之弊以伸敢言之氣以折
姦回之萌臣當替竭愚忠以上報君父儻舊習未除是
非不別白則言者雖多小人無所畏忌黜者雖眾天下
不知所懲雖數易臺臣何補于治惟陛下裁之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邊事奏劄臺中上

臣竊謂存遠慮者其國安懷近憂者其國危至于玩目前之憂則國非其國矣自韃虜南寇蕩析數郡積骸千里今襄報雖寬而光圍已急勢迫蘄黃聲震江面可謂憂在目前或者曰春氣已深虜當自退又曰韃虜已退其搶擾于荆淮者皆其投拜戶及德安叛卒爾此皆容悅幸安之論不足深信臣聞前歲韃虜滅金之時追逐而南自汴京而應天（按宋應天府在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南）自應天而蔡城皆盛暑之月荆淮風土與中原亦無甚異是殆未可以畏暑而幸旦夕之安也所謂投拜戶及德安叛卒今爲韃用與韃等耳韃雖退不過宿師近地以爲之聲援其衝突之計意實叵測又況秋高馬肥屈指數月去歲

之春亦嘗憂及此矣苟且因循守禦無備一旦寇至束手驚惶失若幸其苟安虛過日月則蜀漢荆淮莫非創殘之地邊塵一警望風驚遁設不幸有一騎涉江而南陛下能晏然至食于九重之內與京城百姓相安于無事否乎靖康之初金虜三月退師九月復至臣子所不忍言其覆轍可鑒也臣每念及此不遑寧居然熟觀今日之事上下晏然無異平時至廟堂之上其所施行皆不切之細務其所關報皆無益之文移方且志慮不爭猜防已甚遇風于同舟而相救之不聞載車于絕險而將助之無有以至宏建督府付以閫外之寄奏劾細事亦且稽于報行其何以使之作厲士氣責其禦侮之功

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而玩視若此此臣之所未喻也臣願陛下赫然震怒汎埽舊習篤憂勤之念以身先之奮剛果之斷以身行之內而宮掖凡燕飲之娛匪頒之賚外而親屬戚族凡土木之侈錫賚之寵一切以義裁恩務從省節日與二三大臣侍從講讀之官討論守禦之急務使之同心體國併志合慮以求至當之說毋以私情而廢公議毋以小忿而害大謀毋以議論而爲事功毋飾具文以苟歲月亟降御筆勉諭督府使之統屬將帥以蔽遮江淮警飭邊臣使之嚴備要害以豫防衝突仍令條具當今所合改圖急切事宜畫一來上凡督府邊臣應有申奏令樞密院擇一屬官專掌之朝奏夕報

無或稽留昔范仲淹以參知政事使河東陝西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掌吏問之曰吾爲西帥每奏即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而請報不速何也曰呂夷簡爲相特別置司專行鄜延事故速而必得爾乞陛下明諭大臣以呂夷簡爲法其或有難從之請亦宜早與區處而速報之毋視爲泛常使之觖望而疑懈也臣激於憂愛之忠僭塵聖聽惟陛下裁之

棐按端平二年十二月以魏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三年二月召還此疏蓋正月所上了翁尚未召還也

端平三年三月奏事第一劄

臣竊惟陛下不以臣愚陋俾分臺察凡天下國家理亂存亡無所不當言而臣一身之利害禍福皆所不敢計臣伏覩今日事勢其阽危之形又非昔比昔之所憂者韃今則不止韃矣昔之所防者秋今則不待秋矣蛇豕荐食千里爲墟幸其畏暑而暫退正當改紀而亟圖邊備方集議而未行襄城已倉皇而告變帥臣所恃以爲腹心者忽反戈而爲仇陛下所恃以爲干城者乃棄甲而遠遁江陵事力素號單弱況藩籬失守迫近風寒其何以折姦宄之衝其何以壯上流之勢萬一有舜舟浮江而南者則遠近震驚望風奔潰將有不勝諱之憂臣聞之經筵講讀之官謂陛下憂見顏色想夫日不暇食

夜不甘寢思祖宗付託之重念天命保守之難凜凜乎臨深履薄之憂也昔宣王中興側身脩行百姓見憂是以天下喜于王化復行今陛下獨焦勞于聖慮而未形于設施惟顰蹙于聖容而莫聞于政事且宮苑不節之費用朝廷無益之文移苟且因循以玩歲月殆與安居閒暇之時無以異是陛下之憂雖同于周之宣王而百姓未之見則異于周之天下也非惟百姓未之見而臣亦且莫得而見亦何以致復行之喜而成更新之治哉臣聞興衰撥亂之規模不可用繼體守文之調度昔靖康初李綱疏論時事有曰繼體守文之君恭己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

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此誠論治之格言實爲拯時之要道臣愚不足以窺陛下神聖之萬一竊意當興衰撥亂之時而尚存繼體守文之舊恭己之有餘而英哲不足也故威斷失于優游權綱紊于姑息聰明蔽于牽制政事蠹于美觀當禍至無日之時而爲濫恩不切之舉廟謨尚緩于邊陲廷議先及于肺腑閭巷之人亦相與竊訝之而大臣方且爲固位持祿之計孰與任社稷存亡之憂且其好善之名不足以掩惡直之實盡公之念不足以勝爲私之情一身之康不足以蓋一家之貪而同列之人存形迹以苟容幾于具

位視顚危而莫救徒有空言是以出一令立一事漫無成謀卒無定見如近者督府之始建也倉卒而行之繼乃滅裂而遺之其終也模黏而罷之徒有丘山之費曾無錙銖之補凡此等類非止一端以是而繼體守文猶且不可尚欲其興衰撥亂不已難乎且邊臣之撫養北軍殆如驕子不爲不厚矣竊料今日之叛不生于怨而生于易彼誠見夫朝廷之秕政外令不足以服人邊陲之廂將弱萃不足以捍敵故易心一生而叛心四起況其徒實繁散處淮襄千里之地襄已叛離則其他之在諸郡者寧免疑貳其變殆未已也譬之久敝之屋棟宇橈傾牖壁頹圮日懼覆壓而徒以幄帟障飾之且燕笑

其亦雖甚愚者固亦爲之寒心也豈若去幄帟之飾罷燕築之歡而相與盡力爲整葺支撑之計哉少康以一旅與夏田單以一邑復齊今天下之大其爲一旅一邑也亦多矣自古未有顛而不可扶危而不可持者亦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深思力圖之而已臣願陛下布昭英哲之德盡破拘牽之見必如漢宣帝之厲精總覈唐憲宗之剛明果斷以肅情而杜偷以黜浮而抑誕獎直臣以振紀綱節浮費以給財計用實才以集事功明諭二三大臣協一心以體國盡血誠以應患圖社稷之大計去形迹之小嫌必如蠡種之治越王猛之治秦凡不急之細務宜付司存相仍之弊例悉從罷去毋牽于人情

毋役于虛譽毋襲于具文使朝綱一新精采振發則遠近改聽而姦宄革心此古人所謂折衝尊俎固有在于臨陣禦敵之外者至于重江陵之鎮嚴沿江之防臣與昌裔已嘗言之矣至今未聞有所措置當救焚拯溺之時而尚為雍容緩帶之態此臣所謂陛下雖有憂而百姓未之見者也昨有守臣召對其所論奏謂人主悔過則上天悔禍欲乞陛下痛自切責下罪己之詔臣愚謂此若儒生不切之迂談實當今至切之要務蓋所與陛下保天下者人心也人心所在作之則勸感之則興以積數十年愁怨之情而重以累歲傲擾之變心已渙離動皆仇敵今陛下若深自咎責布所失于天下以求濟

難之策以招遺逸之才必有三軍之感泣父老之思見
所以潛消其不逞之心而奇偉卓越之士亦必有出為
陛下用者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
也忽焉願陛下以篤實惻怛之意行之庶可使百姓見
變而天下有復行之喜矣臣一書生不能深曉邊面事
宜惟見根本之未强綱維之未舉而且有浸尋浸微之
勢不識忌諱罄竭誠悃為陛下言之儻察其微忠賜以
采擇其於內脩外攘之政不為無補冒犯天威不勝隕
越惟聖明裁之

殿院奏事第一劄　端平三年十二月

臣至愚極陋偶值明時躐登朝列已嘗冒膺耳目之寄

輒將此章至勞陛下委曲調護臣稟不自安屢控祠請
聖朝寬大緩其罪斥遷貳奉常尋長祕府又進之經筵
甚濫恩侍從亦有甚于此者臣退省震懼方欲俟邊報
稍緩即申前請令文復以向所負芒之地壓其職而畀
之臣固辭不獲命黽勉就列嘗懮然以思中夜不寐不
知疏遠小臣何以上簡睿知若此豈以臣樸無他腸行
絕私比而其狂直之言尚有可取者耶抑以臣選愞之
夫易於調護而姑使備數耶若以狂直之言爲可取臣
敢不勉竭自效以報隆恩如以爲易於調護則臣向也
執守不固已爲親擢之羞今更不務飭厲而脂韋苟祿
則臣之罪大矣臣實不敢臣竊謂自昔人主之於諍臣

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疏而遠之未聞有不用
其言而復用其人者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
人以振臺綱天下想望風采未幾而有回護調停之弊
其所彈擊多牽制而不行其所行者復因緣以求進臣
於今臺之初固已力言之非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至
於所論便宜則但有報可之虛文曾無施行之實事甚
者不惟不見之施行亦且不聞於報可殆無異於班行
之輪對何有於臺諫之開陳且其行於外廷者每加節
貼而文理不全或至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
見者爲之駭疑縱使惟上意之稟承豈無中閒之曖昧
恐非淸朝之令典徒虧太道之公行不意聖明之時而

其相仍怠弊今至此極也陛下以爲言不可用則疏而遠之亦可矣而又從而超遷之有不數月而出臺者有出未幾而復入者其出也不爲從臣必爲卿貳其入也又因舊職而陞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於朝廷之紀綱設官初意夫豈若此陛下惟知崇獎臺諫之爲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之爲弊政也抑其言而獎其身則是外飾好諫之名而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而可以蓋其實者哉方今邊氛甚惡國事孔艱可謂危急存亡之秋正陛下虛心求言屈已從諫之日臣愚欲望陛下恢張聖慮明目達聰黜私意以開忠直之路察邇言以防蔽欺之姦凡臺諫之所奏陳亟

降付外廷與二三大臣詳議而亟施行之凡向來回護
調停之習節貼易寫之弊一切革去或其所論未盡事
實所彈未合公議即乞明正其罪輕者左遷重者貶斥
使是非昭白賞罰彰明其於朝廷之政誠非小補取進
止

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一劄 稍節

臣天資陋愚絕無他技晚誤睿知躐躋要近君恩未報
衰病亂侵抗疏丐閒歸養疴故里伏蒙陛下不忘簪履之舊
起牧宛陵已書下考會蔑寸效方將披誠君父乞畀祠
廩倏叨召節再覲清光因復自念粤從去國以至于今
三蒙收召始則以在家臥病而不前今則以屢辭不獲

命而後至揆以行不俟駕之禮合坐傲上從康之誅廝
橐俟譴而趣旨愈嚴疏遠微臣何由上簡淵衷至是豈
以其悉朴之腸戇愚之論不識避忌亦足仰裨睿算於
萬識即甚感激涕零罔知所措倘或變易初忠隱情惜
己不惟辜負聖恩抑恐下貽清議庸敢以今日所當慮
者歷爲陛下言之否自知其狂且僭也惟陛下裁察且
陛下視今之時爲何如時耶旱暵薦臻民無粒食楮券
猥輕物價翔踴行都之内氣象蕭條左瀕近輔殍死盈
道淮甸流民所至充斥未聞安集之政内地剽掠相習
成風已開弄兵盜之端是内憂既迫矣新興犬戎乘勝而
善關北塡纍盍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

淮壖遊叉由夔峽而瞰鼎澧上流之勢孔棘雖以眷漲
而退郭寧保秋風之不來疆場之臣肆為蔽欺因其歛
兵則張皇言功飾無為有至有敗衄則掩覆不言以有
為無士宇日蹙撤戍無時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
長江之謀誰其捍之是外患既深矣夫人主所恃者
天下所恃者民陛下嗣服之初災異之形不知其幾姑
諉曰天心仁愛將示警戒也寇盜搶攘無處無之姑諉
曰民情驚疑未易弭帖也邇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
王良絡紫微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
地幾徧於畿甸則其仁愛已轉而為怒也人死於干戈
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言載路

等死者萌何所不至則其驚疑因轉而爲怨也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獨與左右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且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者乎臣愚觀古昔諦者興衰大抵人主所以致危亡之變者昏闇也怠荒也淫刑重斂也惡忠直而好佞諛也遠君子而近小人也漢之威靈唐之僖昭未有不由此者陛下聰明邁古洞察事幾未嘗有昏闇之失日親庶政靡憚勞勤未嘗有怠荒之慾哀矜庶獄雖僨軍失伍類從未減未嘗用一嚴刑歲鐲常租雖國用窘匱亦不少靳未嘗增茲橫斂有言畢受雖直而不加之罪尹諛佞者無所售其巧知賢必用雖去而旋復登進小人無所投其姦以

此數者論之陛下曾無致危亡之斷今乃有危亡之證不惟人以爲疑陛下亦當自疑之矣臣請爲陛下詳其故蓋自曩者權相陽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旋至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脩邊備廢闕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卅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爾端平改號爲更化天下忻忻有向治之望而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而旁撓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讎而反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反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

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文義燦然環列左右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頹以無負列聖付託之重何難之有然臣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庭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閒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除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藏私覲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志慮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傳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陛下之所以照臨百官既失其所以自強百官則而象之宜其潝潝訿訿而未知所底止也且所謂大臣者固當以宗社自任以公道濟時但知有天下之安危

寧復計一身之利害其相比也非黨其相可否也非忌同心協慮以躋康平乃今徇國之志不足以勝自營之計憂時之念未能蓋其求勝之私外若爲寅恭之同中實有町畦之異以有爲之歲月而虛度于兩持莫可之中其所職者而顧爲是睽異耶所謂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正賴風采之振揚何取循默以苟合祖宗盛時所謂言及乘輿則一人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此其職也乃今臺諫方入朝類因盡言以去職正人方招集每示意向以充位論或切直則譏其好名彈及權要則罕會付外于是或强起而輙告病或辭職而遽遊歸中外懷疑莫知所出必至於以侃侃爲戒以容

容爲能邪論之熾殆莫知所終矣至于內而百職事咨爲婾婧之態以苟安於燕幕其視紀綱陵夷風俗頹靡不暇問也外而邊帥浚竭朝廷之事力朘削生民之膏血其視軍政不脩邊備廢闕未嘗恤也譬如人之一身內外百骸頭目手足無一不受其病爲日既久危證盡見使其絕去聲色力節嗜好而爲之醫者識標本審虛實而時進其粥食密輔以良劑庶幾萬有一焉可冀其回生起死之功若致病之原未有一改而羣醫且各惟利是嗜粥食藥餌束手相顧而莫之投是坐視其斃爾可不痛哉臣嘗妄謂今之自上而下大率喜含糊而憚明白務包容而惡甄別由是官無內外人無賢不肖皆

得搏取陛下之高官美爵以飽其欲而於陛下了無所益徒使國勢日削國事日非爾以若所爲施之安平之世然且不可顧今何等時而尚可循此軌轍以悠悠度日乎陛下與二三大臣試思念社稷之阽危若此必不能以一朝居矣必能翻然改圖而求所以拯救之策矣昔漢武帝惑方士事土木窮兵黷武及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痛自刻責至曰朕向所爲狂悖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於是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而漢業復安唐德宗志平藩鎮禁旅四出稅架除陌急於聚斂及涇原變起三叛連衡興元之詔至曰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天變於上

而朕弗痛以怨於下而朕弗知於是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而唐祚再造是三君者其悔過之心皆未及施于有政而一念之發出於眞實遂亦足以導迎善氣消遏亂源實之不可掩也如此近陛下以彗見發德音天下方爭傾耳聽令而詞旨散緩無異平時人以是覘陛下徒爲減膳避殿之虛文而無反躬脩德之實意也臣愚以爲令日之計非有大悔悟大振刷大轉移而徒毛舉細故求以應天而惠民安內以禦外臣恐日復一日寖以淪胥噬臍無及矣伏望陛下奮發宸慮堅秉精誠以災譴屢形天怒未釋爲大警而常懷戒懼之心以夷狄憑陵國步斯頻爲大恥而常勵脩攘之志必側身脩

行使百姓見憂如周宣王必臥薪嘗膽使種蠡分任如越句踐誕下明詔責躬自勵播告中外嘉與士大夫洗心滌慮惟新是圖責大臣以協心爲國共濟阽危而無事形迹之嫌責臺諫以有犯無隱糾正官邪而無爲調護之舉博求良實忠純之士列寘職位以自輔翼精擇忠智勇略之將保扞邊陲以張形勢取建隆開捌與紹興興復之規模而力行之直言可用者不徒外爲容納而必見之施行君子當親者不徒陽爲尊敬而必任以事功彌文不急者無一不省實政有益者無一不舉非足國裕民整軍經武之事不爲自一人之勤以至於內外大小凡百執事莫不恪恭厥職自一身之約以至於

六宮貴戚內外臣庶無不恪循彝制庶幾國勢强而夷狄知畏民情悅而天意自回於以迓續景命鞏固皇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若今日出一令是一令而已爾明日易一事是一事而已爾以此為補綻扶傾之計亦果何益哉觸突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略賜采擇而用之則雖以狂僭受鈇鉞之誅亦分之宜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八月已見劄子　嘉熙四年權吏部侍郎時上

臣聞自昔之為天下國家弭變於未形者其國安遇變而知懼者其國存玩變而苟安者其國危且亡唐虞君臣勑天命惟時幾其道深遠矣禹之不見是圖成王之

乎時保之弭變於未形者也宣王之側身脩行百姓見
憂過變而知懼者也自三代辟王以至後世叔末之世
未有非玩變苟安以至覆亡其國厥鑒昭昭具在簡策
陛下亦嘗念今之天下謂之變耶非耶臣生於海陬不
及見淳熙之治爲嘉定進士客於京師見市井喧闐文
物富麗人謂已非淳熙之舊至紹定端平自京局而位
朝列耳目所接景物蕭條又非嘉定之舊去國四年今
夏五月被命入京得於所見又非端平之舊今幾四閱
月視初至之時抑又大異矣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
廩匱竭月支不計上下凛凛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
騰踴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

於前昔所無也民生窮瘁昔固有之富戶淪落十室九空竈罕炊煙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有之告緡議鬭錢出楮長而物價反增人以爲病昔所無也愁歎之聲相聞怨怒之氣滿腹里巷聚語首問粒食之有無次議執政之然否蹈于道投于江往往有之單伍竊誶語或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于京城衆大之區也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田禾槁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河港斷絕嘯聚剽掠所在相挺會稽帝鄉白晝行劫道殣相枕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輔密邇之地也江淮諸郡大抵皆旱江西閩有稍稔豈能旁給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朝廷以措置遣使

不過欲截之江北而先已在南者諸郡例以盜賊待之有枉莫訴欲歸無棲道路狼狽見者閔痛其泊于沙上者亦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虜騎衝突彼將千萬爲羣奔迸南來何有遮截或捍拒之已甚必懷等死之心相虜從虜爲之向導巴蜀之禍尚可鑒也豈不深爲朝廷之憂不然則外流內飢勢合爲一有桀黠者鼓倡其間侵犯州縣又豈不爲朝廷之憂自淮以南皆以旱告自淮以北乃以稔聞虜有齎糧之資而無清野之阻似聞邊聲已動萬一長驅而前爲飲江之計何以禦之又況夔門要地付之一貪黷殘暴之夫專上流之寄者安坐鄂渚迫之莫進朝廷無糧以爲之

助又將收其茶鹽之利似聞上流諸屯乏食已久皆無固志萬一虜騎復去年已闖之蹤歷以重兵窺何鼎澧震動湖南又將何以禦之腹背之憂莫爲之計而南詔復有假道之傳矣如多病之身惡證俱見元氣已消有淹淹澌盡之形已壞之屋棟榱戶牖傾蠹無餘有凜凜欲壓之勢臣中夜以思矍然而起爲之痛入骨髓繼以太息流涕以臣之愚竊料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皇然宮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也左右嬪嬙未聞有所放遣也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也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也朝廷政事未聞有所脩飭也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也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

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頒而夕廢紀綱蕩盡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未知其何所底止也自夏五不雨今已數月雲已合而風離之雨欲垂而虹截之避殿減膳僅行故典並禱羣祀見謂具文正霜降水涸之時寧有油雲沛雨之望星文示變更無虛日參之占驗抑又難言危亡之勢已迫而恐懼之實未聞玩變苟安莫此爲甚其將燕坐以委海內於鼎沸乎其將甘食以委赤子於溝壑乎其將暇逸以聽夷狄之侵陵乎其將因循以聽盜賊之蠭起乎其將優游以視宗廟之傾危乎其將猶豫以視社稷之覆亡乎臣又爲之痛入心膂繼以慟哭哽噎

也臣愚無以效微忠欲乞陛下念藝祖之創業高宗之中興先帝之垂統故王不足續緒而歸之陛下祖宗之所望者謂何天意之所屬者謂何人心之所仰者謂何而使世變至此爲之震懼自省爲之奮勵有爲命二三大臣同心徇公戒舉朝百執事同心徇國詔中外臣庶思當今之亟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和糴若何而可足財計正匱糴本若何而可辦細民飢饉荒政若何而可行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諸閫專利茶鹽若何而可收虜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上流無備軍政若何而可脩凡關於目前之至急者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扶危濟變之策其有濟時拯難之才

沈於下僚隱於巖穴者各舉所知以聞於上二三大臣推血誠黜私見協慮并智擇其可行者而決行之訪其可用者而亟用之明賞罰謹號令痛節約責事功去虛僞如衛文公之定難如句踐之復讎毋崇美觀毋飾大體毋信浮言毋循舊習以行總核名實之政天下庶或可爲不然將有甚不可諱者陛下倘以臣一得之慮或在可采屬精改圖以濟厄運臣敢不自竭駑鈍繼之以死如以臣言爲張皇罔惑上聽即乞重加貶竄以懲不忠之罪臣區區之愚盡於此矣惟陛下裁之取進止

棻按此疏痛哭流涕甚於賈生盡瘁鞠躬侔於諸葛其後爲相僅八十日而薨所謂自竭駑鈍繼之以死

者一踐其言眞不媿武侯矣

相位五事奏劄淳祐五年二月上　續通鑑編此奏於四年十二月誤

臣恭惟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斥遠兇佞召用英耆不以臣之衰殘無似起之家食擢畀鈞衡臣控辭弗獲扶病入覲任大責重凜懼弗堪臣聞更天下之治易凝天下之治難蓋自古迄今治亂之相因禍福之相伏機括所在至可畏也聖人於易發之夫巽而止爲蠱蠱壞之象也而彖辭乃曰蠱元亨而天下治是當蠱而有大亨之理亂之生治禍之藏福也乾坤交而爲泰泰通之象也而九三之爻辭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是當泰而有陂與復之理治之生亂福之藏禍也今陛下乘大權

下不移衆弊膠轕之後一旦發憤而改弦易轍薄海內外拭目以觀新政人孰不以爲喜而愚臣獨有隱憂爲蓋權是耳臣不敢遠摭往事姑以陛下臨御以來近事言之且端平嘗改紹定矣而弊反甚於紹定按紹定史彌遠相端平二年六月鄭清之喬行簡相嘉熙又改端平矣而弊益甚於端平嘉熙三年李宗勉史嵩之相淳祐又重改嘉熙矣而弊又加甚爲何哉蓋端平失於輕動嘉熙失於徇情而淳祐則失於專刻輕動者其私在喜功徇情者其私在掠美專刻者其私在固位是三者同出於私而專刻又私之尤甚者也臣入對之初蒙陛下寵錫宸翰四卷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是陛下亦知私意纏繞之爲害而以諸葛亮

所以處身治國者望臣也臣雖至愚極陋敢不盡忠竭
節捐私徇公以報陛下之知遇哉臣亦願陛下克去己
私動循公理相與扶植世道遏絕亂源無使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則天下幸甚臣敢摭五事爲陛下獻

一曰正治本夫中書者天子所與宰相論道經邦之地
而命令所從出也昔唐李德裕告武宗以政常在中書
爲治本若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黜免擇其忠與賢者
屬之使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武宗從其言德裕始
得自盡其才能平澤潞麾制河北諸鎮幾致中興大抵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福威之柄固不可以下移若懲下
移之弊而欲悉出諸己則又一人之腹心耳目無所於寄

左右近習得以乘間而竊取之名爲獨斷實出多歧是
豈可不慮哉漢武帝憤田蚡之除吏於是宰相徒取充
位而嚴助吾丘壽王得以制外廷宣帝戒霍光之專政
於是宰相止總衆職而洪恭石顯得以蹤已欲武宣尚
爾他可知矣或有勸仁祖以凡事從中出則威福有歸
仁祖曰事正不欲從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
有過失則臺諫得以言之改之易耳大哉王言眞聖子
神孫世守之家法也今陛下新攬權綱惟恪循仁祖家
法凡廢置予奪一切與宰相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
行如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
爲天下不以一己爲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

宜曰肅宮闈昔者周公旦制六典之書以致成周太平之盛自宮伯宮正以至閽寺嬪御之微悉屬之天官冢宰其意蓋甚深遠也余固難與古竝論然人主一心攻之者眾外廷遠而易疏內廷近而易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防閑之不密檢柅之不至則淫怠奇衺之習進得以貿亂其聰明私謁請託之風行得以干撓於政事或託內降或求御筆宰執不敢奏郡縣不敢問而令甲為虛文矣陛下春秋既高歷變多而閱理熟固未必為此曹搖動然其間乘罅伺隙狐鼠憑附豈不能掩或者紛紛之竊議大抵欲富貴之心人皆有之陛下處深宮之內一言動之微一嚬笑之頃皆左右

近倖所售以為欺者也或潛聽默窺公受賄賂或陰排
密譖圖報怨讎於是士大夫之無耻者從而趨附之其
問如市徒使陛下蒙謗於天下是安可不深為之慮哉
且自漢唐以來多以女寵與政濁亂天下惟我祖宗家
法最為嚴密程頤常深嘉而屢道之臣願陛下嚴內外
之限絕干請之私縱未復成周六典之舊而諸葛亮所
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者是亦而
公道之大端也
三曰擇人才夫人之難知古今通患其善惡賢否明白
易見者固未暇論其大姦似忠大佞似直者亦未暇論
且均是善人也均為君子也而長於治民者或不長於

治兵優於聽訟者或不優於理財惟各量其能而器使之則各稱其任而無廢事矣用違其材必至敗事於是小人之有小才者孰以藉口謂善人君子但能空談無濟實用而兇悍生事之術得以售其奸矣是不可不謹也且夫經筵之選所以養成君德緝熙聖學其任至重今率為兼官講罷亟退仍供本職程頤所謂積實意以感動者何在哉臣願陛下謹擇庶僚中如程頤范祖禹呂希哲輩使專經筵之任庶其發聖言之精奧助聖德之光明為益多矣給舍臺諫任繳駁彈奏之責其選尤不為輕自慶元以來宰相率用私人觀望風旨浸以成俗今陛下親灑宸翰止令大臣平時薦進至於除授必

出聖意是故得收威柄之大端惟必擇其剛方直諒守正不阿者而用之其純厚謹默巽懦無立不與焉則朝廷設施賛其正救者多矣至於內而侍從任朝夕論思之寄外而監司司一路舉刺之權亦難輕授必各隨其能而用之而不徒守遷轉之常格可也若其大要則在乎取其忠實廉勤者驟加拔擢無拘乎近臣之論薦擇其貪墨苛刻者重加貶竄無待乎臺臣之彈奏如是則政事文學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天下之治舉矣

四曰惜名器仲尼謂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為君之所司可謂重矣且文臣之有貼職武臣之領閤衛皆朝廷以是優賢勸功而非賢與功者不在此選祖宗朝於此

最謹至政和以後濫矣南渡之初稍加釐正近者大臣徇私市恩或以加諸世家之乳臭或以授之臣僚之罷免曷嘗論其賢與功哉蓋帶職之設雖曰虛名而聖主所以鼓舞天下興起事功者正於此乎在若朝廷不以爲重則人亦將輕之矣他如親王后戚之子弟親故遷轉爵秩不拘常式邊頭諸帥之賓吏士卒奏論軍功動踰萬數皆前朝所未嘗有願陛下謹惜名器勿徇私情以之厲世磨鈍倘安有不趨事赴功者哉

五曰節財用且節用之說談者不勝其煩而聽者不勝其厭矣而卒不見之施行何哉蓋己私之難克而人情之所最不樂焉者也今版圖未復賦輸至寡而朝廷之

用度視紹興乾淳之閒已不啻倍蓰況邊戍未徹夥輓之費至夥郡縣之征求無藝民力日困國計日乏可不亟思所以拯救之惟陛下自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凡侯王邸第之營繕后妃墳廟之供給宮內非時之宴賜一切減省以助邊備然後取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句較其出入補窒其罅漏攷鹽法楮弊變更之條而斟酌其利害通融其有無施行以漸而人不以爲怪區處有方而人不以爲疑庶幾上下兼足之效可以旋致何至皇皇然常以不足爲慮哉臣所言五事皆祖宗之成憲今日之急務在陛下舉而措之耳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奏堂除積弊劄子

臣伏蒙御前發下黃袋一封頒示臣太學生方大猷等伏闕上書一軸臣已再三閱視其言三事及君子小人消長爲治亂安危之分實爲愛時之確論而中閒亦多有未知朝廷事體習聞世俗之議而輒爲之言者如謂股肱日趨於惰臣讀之不勝悚懼告假日久機務積滯官曹多闕臣之罪也迹鄰於惰何以免人言陛下必已念臣之病知其非真惰矣其言堂除一節陛下豈以此事爲臣所建明故特以此書示臣耶臣雖在告固亦嘗聞外議之紛紛矣臣區區之愚不敢不力爲陛下告竊謂積弊不可以不革而人情多習於故常革之以公則

不當順流俗之議革之以私則不當執己見之偏且銓選之法付之吏部擢用之權歸之廟堂而不行吏部之事祖宗之時無此也自至四十年來權臣執國柄以公朝之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美闕而歸堂除玩習爲常所取益衆煽奔競之風抑孤寒之士以至人心蠹壞人才衰削其關於國家之利害誠不爲小臣向來在州縣在班行聞每切痛之今陛下不以臣之愚使備位右轄漱於奏事之初他未暇論首以是爲請已蒙聖明付外施行矣臣適以病告久不入堂故於投劄求闕者報應少遲而發下部者長貳亦未有處分誠未免有久困羈旅者此亦臣之罪也俟筋力稍健旦夕參假自當與

范鍾亟議行之然孤寒寡援與夫恬靜有守之士素爲沮抑者一旦聞發下部闕莫不歡然相慶以爲公道將行而巧於進取素干堂闕者一旦無以售其謀遂至紛然騰議而學舍諸生亦習於聞見乃以凉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是必有縱臾爲之者且其爲說謂國朝任官循常調則有部授別異等則有堂除是未嘗深考也所謂別異等者如祕省之召試學官貳令京選通差皆不次擢用以儲人才非若今之所謂堂除也限以資格殆與吏部循常調無異此豈祖宗之法哉若曰儲才則如架閣書庫京教及所留幹官等已自過祖宗時堂除之數正不必多留美闕以侵吏部之職也臣豈無鄉曲之

情豈無親故之交豈不願一循舊例多留部闕以應其干請可以植私恩可以買虛譽何乃固執偏見爲此等不近人情之事而甘心於召怨招謗耶獨念臣之愚拙無以上酬聖恩惟有以公滅私盡忠爲國耳中夜以思當今積習之弊不止一端每欲罄竭所知隨宜漸革雖力不勝任才不逮志而猶未敢自墮於苟且而止也陛下如以臣之言爲是則當上下相與堅守行之浸久人情漸安便者必多而謗者可弭矣如以臣言爲非則是人之浮議足以上惑聖明之聽而臣之固滯果不足以有爲徒負簡知臣敢不自知進退惟陛下裁之取進止

棐按公以監丞輪對即言堂除之弊及至爲相首以

堂除還之吏部此可以見公之所言必踐而違不變塞也若夫鄉曲親故不留美闕以應其求此則人之所難而公之所易矣未言臣敢不自知進退此光足見公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視棄相印如脫敝屣耳古之大臣其所守蓋若是歟嗚呼吾黨之士其尙知所取法哉光緒辛卯中秋後三日

嘉業堂刊